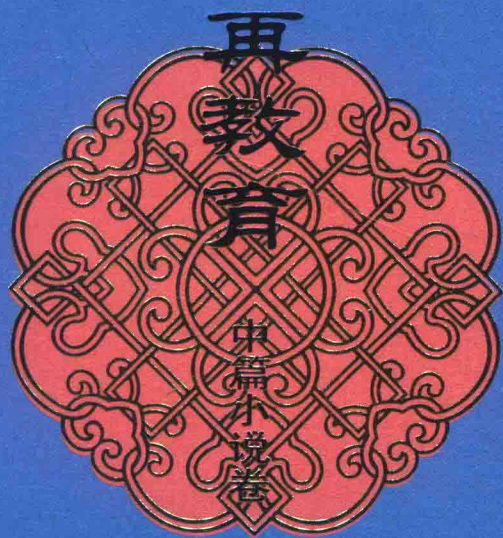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四辑



人
生
卷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四辑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教育 /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主编.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12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7-5063-9345-4

I. ①再… II. ①优…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7512号

再教育

编 者: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袁艺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蒙文题字: 艺如乐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00千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345-4

定 价: 3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葛笑政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张 陵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乌兰图雅

刘 方

统 筹：陈晓帆 赵朝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豪情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兰

目 录

巍巍兴安岭 [001]

嘎·希儒嘉措 著 席·照日格图 译 希儒嘉措 审译

再教育 [097]

莫·哈斯巴根 著 哈 森 译

寻踪科尔沁 [171]

白金声 著 策·布仁巴雅尔 译

药术 [239]

扎·哈达 著 苏布道 译

入梦白海青 [291]

达·巴图那松 著 策·布仁巴雅尔 宝布和 译

巍巍兴安岭



嘎·希儒嘉措 著

席·照日格图 译

希儒嘉措 审译



嘎·希儒嘉措

蒙古族，195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赤峰市文联专业作家。曾出版诗歌、中短篇小说、散文集四部，编著、译著六

部。获得省、自治区以上文学创作奖十四次，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四次，“敖德斯尔”奖、李儿只斤蒙古文学奖各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两次。五篇作品被选入初中、高中、大专院校课本，部分作品被翻译介绍至国外。



席·照日格图

1973年出生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内蒙古翻译家协会会员、作家协会会员。与他人合作出版过蒙译汉文集《诺恩吉雅》。

蒙译汉作品《迁坟》《认石》《登罕山》《小草》等发表于《草原》月刊。汉语创作的诗歌获得过征文类优秀奖，有《风动》《爱的表情》《送达》《羊事》等诗作入选《大漠长风》文集。

所遭遇的这些必然有其暗自的缘由。乱绪都是被藏匿的开端、更悠长的征程，及同样被藏匿的成就……

脚踏正途之流浪者，涉过世间浩繁到达所望。但若稍有谬误，正途即是绝地……

坚韧之男，必睹其引造诸事之善果。探真知者，必达其咨访向往之正果。

—— [苏] 华·杨契维茨基

1 独自出逃

黎明自东方渐渐朗然。

从黑夜的漫长寂静中尚未苏醒的群山峰巅间，拖拽起晨曦的万缕霞光缓然扩张。

这时，孛尔阿拉克^①也刚好气喘吁吁地登上了岩石纵横、崎岖难逾的奇老图坝。往北望去，眼前浮现出大兴安岭山脉白里透蓝的峰顶，宽阔的峰脊向远处延伸过去。带有花香、青草味浓郁

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① 孛尔阿拉克：腰侧白毛色的犏牛。

的清凉微风迎面扑来。孛尔阿拉克汗淋淋的全身被微风阵阵轻抚，此时它突然觉得疲惫不堪的身心轻松了许多，似乎又回到了记忆中的童年，微风的轻抚像极了母亲那温柔的舔舐。那正是在十几年前它刚刚从庄严雄伟、森林茂密、地势险要的大兴安岭深处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从而开启生命之程，始吸天地之大气的时候，黑花衣^①母亲便那般宠爱地低声呼唤着嗅吻其唇额，舔舐干净它身上胎液的情景。自从失去了上帝赋予它的自由与原有的生活方式后，孛尔阿拉克这还真是初次吞咽到这般大自然死而复苏的纯净气息。

如同在沙漠的酷热中，饥渴难耐的动物突然遇到清凉的泉水猛喝一番后，难舍难分地驻足于水中久久不愿离去一般，孛尔阿拉克也要将闷境浊气中陈年积污的胸肺尽情涤荡似的，站在坝顶上悠缓地呼吸。闻到带有家乡气息的清风，它的鼻孔频颤，眼淌酸泪，鼻端渗出汗水，嘴角流出饥涎。它伸出紫红色的大舌头左右轮番舔触着鼻孔，仿佛是要甩掉沉重的身心压力般猛摇了几下头，抽摆了几下尾巴。可这非但没能让疲倦从它身上消散，反而让它顿时感到四肢震颤、心里发空，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似的。腹沟间渗出的汗让它揪心一疼，这时它才想起自己在前夜冲开围墙大门逃出来时，被铁丝网的尖刺划开了一道口子。它知道，夜幕笼罩的长途跋涉中，嗅寻着方向，艰难地穿越碎石沟壑、山坡峡谷，自己已经走了一百多里的脚程，它实在是太累了。这疲劳不仅仅是来自这一夜的奔走，更多的是这七年光景里对它无情袭来的种种苦累积劳成疾的筋骨伤痛。孛尔阿拉克明白这一切。

“……死瘟头你个！”

随着小圆脑袋的这声喊骂，梢端系有生皮筋的皮鞭揪心地落在了它的腿窝上。

“……傻逛头你个！”

再或是随着瘪胸脯子的那一声喝骂，柞木棒子会冰雹一样猛

① 黑花衣：本文中指黑斑毛的乳牛，原文中谓哈拉朝胡尔。

敲在它突起的胯骨上……孛尔阿拉克依然清楚地记着这种种折磨。虽说是没像其他牛那样在生活道路上处处小心翼翼，并保持头脑灵活、见机行事，但它决不会阿谀奉承、顺水推舟，对以往的一切，它是不会轻易忘记的。随着一年又一年的四季轮回，每到春夏秋冬时，在哪个季节里发生的那些往事便会相应地掉落心间。若是在七年前，这一百多里地的脚程自己会拉着大木轮车满不在乎地走过。而如今，那些甚为怀念的美好时光却早已绝然而去——少年时期的美好愿望，彰显着青春美丽和壮年勇猛无比的狂热劲儿，强健没垮的厚肌，仿佛时刻准备着顶穿一切的威猛犄角——诸如这般的豪旺体征都已离它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混浊而凹陷的双眼，一只犄角连根折断的独角大头，砺崖般嶙峋的一身瘦骨。脖子下的垂皮松脱至膝盖并已秃毛，先祖赐传给它为其驱蝇的刚毛大尾巴亦被截去了大半。所有这些，都作为落魄之牛的百般丑态显现在了孛尔阿拉克身上。岁月的痕迹和世间的沧桑在它的身上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对此它心里早有一本细账。

孛尔阿拉克以清晨的新鲜空气深深舒展了一番心胸后，回首望向自己一夜踉跄而来的路途。自从出逃之念萌生的那一刻起，警觉和猜疑就在它心里如影随形。绕过梯田的光秃小径、纵横交错的无数水渠、乱石张牙的山间弯路、杂草丛生的沟壑曲道，在夜幕掩护下一一穿行时，它时刻捕捉着回荡在黄昏中的某种使它产生警觉的难以听清的声音。为了安全起见，它不时小站片刻谛听着地音^①。因担心遇到贪图掳获之人而避开所有村庄绕路前行，为了尽可能少留蹄印让追踪者赶上而有意寻杂草丛生处踏走——它不禁回想起这一夜急路走来的艰辛与压抑。这一路上，“只要过了奇老图坝就会如心所愿了”，这个意念始终占据着它的心。眼下终于站到奇老图坝顶的这一刻，孛尔阿拉克觉得系在心

① 地音：指牛马等动物通过感知地面的微震来预测距离。

上的一块儿石头总算是落下来了。但一路跟随而来的那些警觉和猜疑并未完全散去。

站在坝顶朝下望去，高山峻岭间蜷缩而栖的远村上空炊烟升起。因为清晨无风驱散烟雾，那袅袅升起的炊烟便原处沉降在村落杨柳枝叶间，变成山岚瘴气。与之相应，沉积在原野低洼处的晨雾也泛滥弥漫着，犹如潭水灌落。鸡叫声偶尔从远处微弱地传来，再近处，驴嚎猪叫之声，犹如山林深处被猛禽扑捉的窝眠喜鹊般听起来真有点儿瘆得慌。原野间偶有这春耕时节早起的人们相互喊话之声，但孛尔阿拉克观望之中知道他们的声音不是冲着自己来的。它扑腾了一夜的悬跳之心此时完全平静了下来。

接下来的遥望中，并没看见和听见有喊骂着追逐而来的人们。或许到现在，人们还未发觉这头破门夜逃的老牛吧。如果是昨晚已经有所察觉的话，那些对其皮肉早已垂涎三尺的人们必定是不能睡个安稳觉的，孛尔阿拉克非常清楚这一点。即使是他们黎明时分发现了自己的出逃，并跨上光背驴子一溜小跑追逐而来又能如何——待他们寻踪赶到这坝上来的时候，自己早已躲进对面那地势险峻的高山老林里去了。它对此信心十足。况且，朝思暮想的故乡山水、自己所熟悉的草场和主人们就在眼前，眺望云雾缭绕的巍巍兴安岭，它那疲至筋骨的劳顿之感顿时一扫而除。此刻，成功逃脱并夜行百里的喜悦和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种神秘力量似乎正给它补充元气与勇气。从遥远的北方翻山而来的和风，此刻正抚摸着它的肤毛。远处群山也都像在向它招手迎接一般，喜悦的激情缓缓加快了它的脉动。

从逃出来的那一刻起，孛尔阿拉克就暗下决心，若是有人追逐而来，自己就会拼尽全力奔逃。如果不幸被追上，那也将是一场皮开肉绽你死我活的搏斗，自己断然不会再活着回到那令人窒息、充满恐惧和仇恨的凶险之地。它知道，这次出逃的成败将给它的晚年生活带来截然相反的两种后果——要么是如心所愿回到七年间日思夜想的幼年故乡巴音德力格尔，在那流水潺潺、碧草

荡漾的原生草原上尽情享受；要么是被前截后追的人们捆绑而去，继续那难以容忍的悲苦生活，甚至走玉面红的道路。在这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为免于惨遭毒手，它必须拼死一战，并准备血洒归途。作为大自然的宠儿、天地之造化物，理应有生存权利与自由，在这七年中，它一直无比向往着前面那个完美称心的归宿。但它更知道那人意难违的恐怖结局与悲惨厄运早晚都会降临到自己，虽然它对此早有预料，但绝不希望那一天毫无征兆地突然来临。所以它选择了出逃，出逃对它来说是一次生死考验。它不想生死由人，它更想成败在此一举。现在想来，自己的这一决断是多么的机智！魂牵梦绕的故乡就要在眼前舒展开来，家乡的芳草将会给自己补充散失已久的元气。想到这些它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兴奋与喜悦之情。

于是它无比惬意地遥望起远山青岚的峻影。依稀记得，那里吹起的山风，总是那般的凉润沁心。从遥远的天际连绵起伏至脚下的这些山峦，犹如暴雨过后泛滥而起的汹涛洪水一般时低时高、时缓时急地绵亘不绝，山峦是在远古时代的某一刻凝固在了原处的自然景观，它看似没有生命，却有神灵。在晨雾的缥缈中，这些凝固的“洪峰浪头”偶尔将珍藏的冬雪闪现给阳光，呈现出一派虚幻神秘的气象。孛尔阿拉克感到自己似乎要飞越这如洪若涛般的群山，继而它的身心似乎真的要飘浮起来了，耳边响起的山风呼啸声犹如神灵的呐喊声。

突然，伴随着呼啸的山风，有一种犹如山洪冲来般的低沉闷响从坡下传来。孛尔阿拉克大惊之中急忙离开岭脊，顺着北梁惊奔而去。这一瞬，方才那喜悦之情从它脑海里烟消云散。情急之下，它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从驼峰似的两座大山包中间奔跑出来的。它跑到对面的缓坡上放慢脚步，神经质地动弹耳朵，谛听着坝南的响动。这时那低沉闷响却销声匿迹了，只听见山风吹动干枯的草茎发出的飒飒声。昨夜里，站在围墙门外有一双贼亮的大骨碌眼的那家伙不会是跟过来了吧？它不禁生起疑心来。

一听到那贼亮大骨碌眼的家伙震耳欲聋、令人生厌的呜呜声，孛尔阿拉克心里就会产生一种陷入慌乱之感。不过这也是事出有因的。自从去年秋天目睹的那桩惨案后，它就没忘掉这始终让自己心生怯意的声音。

2 注水屠牛

那是远山披霜、近水结冰的晚秋时节，是初冬即将到来时发生的一桩悲惨的事情。

翻春地，拉圈肥，种庄稼，打秋场，碾碾子这些农忙重活刚刚收尾。好不容易等到卸掉笼套的犏牛们累得实在提不起神儿来，它们拖着筋疲力竭的身子呻吟不止，俯卧在圈里勉强迎来了新的一天。这些牛从春到夏，再从夏到秋到冬，一直被农役压迫着根本没时间吃一顿新鲜青草。虽说是胃里没有可反刍的草食，但它们依旧是习惯性地认为，那多汁鲜美的青草将在秋忙收尾后的第一天里就能吃到嘴。所以，这时倒放在石槽里的干切草它们一口没吃地等到了天亮。按以往的情形，这时候应该把犏牛们赶出牛圈，撵到旱河滩、秋田垄、沟壑地里去吃野草，并且就这样散放到冬天大冷的时候。等到了深冬，人们会把各自的犏牛圈在冬棚里草料周全地催冬膘。与此同时，经常还要役使于诸如运石料、拉粪肥、出远途之类的差事中。当然，等到干完这些杂活刚好要歇一歇的时候，新一年的春忙又如期而至了。这就是农民们安排给犏牛们的临时和固定的力差。可今年却是个早秋年，秋寒一过初冬便匆忙而至。河道里的水结起了薄冰，还在发青的草叶子上也蒙上了一层太阳一出即化掉的白霜。也许就是缘于此况吧，秋收结束都过好几天了，也没见有人把它们放出去啃青。从不断给牛槽里添加干切草的情形来看，人们是想要把对犏牛们来说极其珍贵的啃青时节也给省却了。这对犏牛们来说是极其悲伤的事。虽说是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啃青季节——夏天，但在暖阳斜

照的晚秋时节，去到旷野舒展放松一下僵累的身骨，惬意地歇卧在河边软草滩上，并可以咬吃几下虽被秋霜冻得脱相却也散发着清香的冻草。对犏牛们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自然馈赠啊。它们就这样耐心地等待着美好时刻的到来。但是，那天早晨一直等到太阳高起了，也没见哪个黑脑袋两条腿的家伙过来给它们打开围墙大门。难耐不已的犏牛们纷纷站起身来伸过懒腰后，向牛栏外投去各自乞怜的目光。天气一天比一天见冷，牛身上那些被套具磨秃的部位，首先敏感地感知到气候的变化。

李尔阿拉克从俯卧处慢慢站起来伸了个极不情愿的懒腰后，最先向栏门走去。这圈里的八头犏牛中，它是逢事必先面对且威吓于其他牛的。它不仅比其余的七头牛高大健硕，而且还是最吃苦耐劳的一头。每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别的牛都已经是瘦骨嶙峋了，可它却能除了肚腹稍瘪外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直到又见到青茬^①。每当它拉犁引车时，两条后腿总是会超出前腿蹄印近一掌余着地，这样的牛很是赶地，而且耐力还久。它从没像别的牛一样懈了力气就迈欠步、晃懒头、甩尾巴和吐舌头，它总是绷紧一条线似的照直昂然走下去。所以，总有人伸出大拇指赞叹“这才叫牛呢”“有尿的家伙”！但他们却不会知道，它这般卖力，不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大加赞赏或某种施舍。它是为了不负“巴音德力格尔草原上走出来的好牛”这个荣誉而竭尽全力。如今虽然是年老力欠，犄折威减，但与它争头领位的牛眼下还没出现。春夏之交，秋冬之间的出外啃青时节，别的犏牛们都安然跟在李尔阿拉克身后到处吃草游荡。它们都曾以皮肉之痛深切体会过违背其意愿会有何等提醒。犏牛们之间也存在着等级制度，谁想当头儿全凭自己的实力。李尔阿拉克刚来庄头村就凭实力狠狠教训了那五头外乡犏牛，当上了头儿。所以不管什么举动，犏牛们都得跟着它。这次其他七头牛也跟着它接连站了起来。它们眼

① 青茬：春天初长的草。

巴巴地看着围墙外的情形。它们都像是在兴奋地暗示孛尔阿拉克——你要是撞开了圈门，我们也好跟着你跑出去呀。

最先跟着它走到圈门前的是玉面红和白肚黑子两个。它俩都是从小就和孛尔阿拉克在巴音德力格尔草原上相互舔着脖子一起玩耍长大的同乡好友。七年前，是故乡的那场大雪灾迫使它们一同来到了这里。玉面红虽说也是体大膘壮，但性情却过于温顺，所以一有苦活累活总是被第一个牵走。繁重的苦役，多年的劳累给它落下了内伤，并使它一天不如一天地皮毛卷乱，尽失了原有的好气色。这两年更是力弱骨懈，眼看着就成了常被别的牛欺负的老牛了。孛尔阿拉克特别爱惜和同情玉面红，认为它是一头真正的好牛，每当它挨打挨骂或累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孛尔阿拉克总是百般安慰它。白肚黑子倒是个很诡异的家伙。它特别善于揣摩赶车人的意图，用灰溜溜的眼睛观察周围，特别是身后的微小变化，千方百计讨主人欢心。它是这些牛里挨鞭子最少的一个。每当赶驾之人刚喊个“驾！”或者举鞭比画那么一下，它就会火烫屁股了似的猛然卖力拉套。而当赶驾之人颇为满意地转过头去不再注意它时，白肚黑子就会小心翼翼地放松套绳暗自偷起懒来。如果运气不好遇上个细心人而实在没法偷懒，它就会使出最后一招——吐舌头翻白眼装出一副就要累倒了的可怜相来博得主人的同情。如此一来，它常常能幸免于那些最苦最累的劳役。但有一点白肚黑子是从不落后的，那就是偶有好草好料的时候它总会抢在最先。当然，这圈牛里它的体膘保养得最好。它的所作所为愈见卑微，不由得让人唏嘘慨叹，心生哀凉。孛尔阿拉克并不喜欢这个老朋友，但它从未嫌弃过它。因为它极珍重这两个老伙伴，它们都是被命运荡涤的同乡好友。它总是格外袒护玉面红，对白肚黑子虽说是时有不高兴地予以瞪眸，但来到这异地他乡后从未对它动过犄角。别的犍牛们如果对它俩中的任何一个有了攻击行为，它都会冲过去拼命保护它俩并狠狠教训那头牛。所以白肚黑子对它也亲密无间。不过，白肚黑子倒是从没替孛尔阿拉克